學詩詳說

學詩詳說卷二十四

平湖顧廣譽惟康

生民

朱子舊說謂毛氏說姜嫄出祀郊禖履帝嚳之迹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迹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案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迹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則非鄭之臆說矣集傳去之而載張子蘇氏兩說葢發明淵微之理則考證在所可略耳呂氏亦主鄭而引張蘇之說茲可以定毛鄭之從違矣

列子后稷生乎巨跡釋訓履帝武敏武迹也敏拇也其說固有所本矣

周有姜嫄廟無嚳廟後人有疑姜嫄幷非高辛世妃者然以克禋克祀以弗無子推之則傳以姜嫄卽帝嚳妃爲允至其不兼祭帝嚳姜嫄陶氏正靖詩說見晚聞存稾曰周人之世祀姜嫄何也曰后稷爲始封之君姜嫄爲始封君之母以漢制推之諸侯王就國其母與俱行爲國太后其世祀宜也謂姜嫄爲高辛氏元妃卽此可證其謬也祀不及高辛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姚氏周禮周人享先妣說曰自周制禮而上貴有厭降之制公子不得伸其私恩尊嫡而賤庶賤母不世祭商以前葢無是禮也古者后夫人不甚以嫡庶爲分而子不以母貴帝嚳四妃舜娶堯之二女曷嘗言孰爲后孰爲媵也哉帝摯嗣嚳則祀嚳與娵訾氏而嚳三妃之子各祀其母固其宜也當時旣無母不世祭之制

故契稷之子孫祀契稷之母以至於有天下周公制禮而分適
庶之分始嚴然爲制嚴而不可援子孫之制以追廢祖宗千餘
年以來母氏之祀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豈以爲凡爲天子之制必當然哉因於古而不可變者也案陶
說精覈姚說明通發明專祀與世祀之由可謂當矣
傳夙早箋以於事不次易云夙之言肅肅戒不復御疏申以靜
女傳生子月辰以金鐶退之集傳亦據內則文生子者及月辰
居側室其義是也
傳不寧寧也不康康也言上帝惟寧而康之故居然姜嫄生子
之易也乃作詩者之辭箋以不寧不康爲姜嫄之心非是
傳謂帝承天意而異之箋謂天異之姜嫄之棄亦所以異之皆

非情理所宜有周本紀姜嫄以爲不祥集傳亦曰無人道而生子或者以爲不祥故棄之而有此異也於是始收而養之葢得事實經文三寘是由近而遠總之只一棄戴氏考正謂葢生子以爲不祥雖始棄見牛羊腓字猶但怪異之徙而欲遠寘平林適會伐平林多人又避去遂棄寒氷無人之所耳至見鳥覆翼之乃知天實生之不敢終棄之也此方曲盡

實覃實訏二句傳箋屬下章傳釋覃訏爲長大路爲大箋義微異而詮下句不異此常人所同經何煩詳言之集傳解覃訏爲呱聲長大載路又以形容其長大之實嚴氏所謂泣聲長大亦爲福祿者也

岐嶷傳箋就知識言周本紀所謂棄爲兒時屹如巨人之志也

說文引作㘈其本字也

以就口食箋能就衆人口自食則是甚幼何以即知種殖集傳自能食也允矣

傳以役爲列疏謂役言其行相當因禾文單故以役配之是也景差大招清馨凍飲不歠役只姚氏聾塢據此以證言雖不及飲而皆陳列於前也說文引作穎

有相之道箋謂若神助之力張子謂贊化育之一端呂氏以爲人事盡處即是天理當合二說觀之蒙案天爲天下萬世而生稷則凡稷之所爲便是天使之然況后稷德可配天之實全在此聲如云若神助之力則是后稷反藉天幸以成事矣觀下接言茀厥豐草種之黃茂而自方苞以至穎栗統以實字冠之蓋皆實有其道爲故集傳嚴氏均主張說金氏謂后稷之穡凡上

覃茌菽禾麥瓜瓞之類但后稷所種斂則各有助其成實之道蓋知其性及其漬種之法與地之宜天之時故實有以方苞種褎發秀堅好穎栗之也發明尤盡　后稷教稼之法以年遠世不盡傳然金氏謂書曰播時百穀詩稱誕降嘉種貽我來牟則百穀之備自稷始也趙過曰后稷始甽田則甽壠之法自稷始也晉董氏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則農時之節自稷始也蒙又案呂覽任地篇備言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勞勞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緩緩者欲急溼者欲燥燥者欲溼上田棄畝下田棄甽五耕五耨必審以盡其深殖之度陰土必得大草不生又無螟蜮今茲美禾來茲美麥則調度措置之得宜亦無有過於稷者也皆所謂有相之道也

方傳云極畝箋云齊等董氏述集注以方為房集傳亦云方房
也戴氏謂實方當與大田篇既方互考方皆讀為房房穀實外稃
甲謂之房既房言既生稃甲時實房言生意欲萌未解稃甲時
即所謂實函斯活也良是蓋大田之既方以吐華之稃甲言之
也生民之實方以萌芽之稃甲言之也吐華萌芽不同而其為
稃甲則同故不害其同謂之方若傳箋則兩文太不相類且揆
之下九者虛實亦未符也
苞傳為本嚴氏引禹貢草木漸苞注叢生相包為證戴氏亦曰
叢生豐緻根相連錯之謂得之集傳種甲坼而可為種也蓋先
漬種後分插以目驗知之但古今異候南北殊方同異未可定
戴謂叢生之後乃能辨其苗盡得種之善不雜根莠其間亦允

又謂穗垂曰穎良耜篇云積之粟粟爾雅粟粟衆也郭璞云積聚緻此言於堅好垂穎後益在穗繁多緻密粟粟然是爲豐熟尤善呂覽辯土篇以地竊之苗相竊草竊之爲三盜去此三盜者而後粟可多又云不俱生而俱死虛稼先死衆盜乃竊望之似有餘就之則虛高氏注虛不穎不粟詩云實穎實粟戴說正與之合葢第云堅好猶未見其繁密故必足以穎粟而後爲眞豐熟也

傳天降嘉種王氏易以后稷播嘉種而誕降之集傳呂氏嚴氏竝從王李氏曰此所謂誕降嘉種正閟宮所謂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穋稙稺菽麥乃是天降之也誕降嘉種非是天自上而降下也只是稷能稼穡便是天降之也似得經指葢降之

者天而徧之者稷正以鄭重肇祀耳
以歸肇祀傳始歸郊祀於上章云堯命稷使事天以顯神順天
命箋得祀天者二王之後此於經傳初無所本徒以卬盛于豆
卽后稷事而有上帝居歆之文爲之依經立義耳王氏斷自卬
盛于豆以下爲尊祖配天之祭釋此以爲后稷始受國爲祭主
故曰肇祀其義皎然明著李氏曰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魯
郊上帝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亦然乎論
尤嚴正陳氏啟源駁以所謂禮者創自天子耳況聖德如堯可
以議禮制度稷之播穀又功及萬世錫以異數非私恩也何得
以常禮律之此不成議論安溪李氏謂恐天子祭天周制始定
古或可通蒙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乃自然一定之等殺

寍無唐虞三代之殊陳又謂肇祀者始祀也若以爲祀其先則稷居九官之列爲天子公卿尚不得祭宗廟必待就國而始祭乎尤不然公卿固得祭宗廟然稷爲堯弟但得助祭於陶唐之廟而不得以自立出帝廟至於就國猶不立嚳廟而但立姜嫄廟然既有宗廟又有社稷封內山川之祀則可謂之肇祀矣況詩主言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就令公卿時早立宗廟固當從卽有邰家室之後名之爲肇祀謂祭祀之得用侯制自此肇也何必祭天而後謂之肇哉

箋以此軷祭爲往郊而設果爾則軷祭且可不言而又先之以蕭脂加之以燔炙不已瑣乎集傳易爲取蕭取羝有燔有烈四者皆正言后稷祭祀之事嚴氏因以取蕭爲宗廟取羝爲行神

燔烈總說兩祭義並精審陳氏啟源謂祭先本出孝思祭軷自爲行遠與祈年之典絕不相蒙章末與嗣語爲贅況軷之所祭卽七祀中行神乃祭之小者詩主美后稷肇祀之禮不應舉其小祭且與祀先大典並稱尤爲不類案上我祀如何文承穫畝任負之後原就冬烝言之行神雖小於宗廟祀之亦於冬故舉以並稱無嫌於不類且百穀豐登而用以祭先祭神正所以興來歲繼往歲何云贅乎

季氏本謂軷毛氏以爲道祭卽鄭氏七祀行神也冬月陰往陽來故有此祭祭在廟門之外非必有遠行而始軷祭也何氏古義謂軷祭有二有出行之軷有冬祭行之軷此詩下文有以興嗣歲之語當主冬祭行言得之

於嘉種則曰穫畝任負於肇祀則曰舂揄簸揉仍以終其稼穡艱難之事紀其實正是表其功亦以垂訓後王也

卒章王氏義不可易陳氏啟源謂六章以歸肇祀末章后稷肇祀相應而中閒皆言祭祀定指一祭而言不得分七章所言爲后稷主祭末章首五句所言爲人祭后稷案上章以興嗣歲文勢已結住此章又以卬字更端故王氏斷爲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其說可信又胡臭亶時固是美詞要以起下后稷肇祀三句若曰何其芳臭之誠得時乎蓋自后稷有部肇祀以來庶幾無有罪悔以迄于今故也依舊說則語意未完遽及后稷肇祀云云殊非文法且文武事業基於后稷詩故歸本后稷肇祀見其功德之克配彼天耳倘以肇祀爲祭天則謂不窋而後世得

郊祀以迄文武矣而可乎安溪李氏亦謂卬盛于豆節蒙上章難以隔斷且言自后稷肇祀則無罪悔以迄于今亦似前後之非兩祭深考之殊未見其然也后稷以農事開基其後世世積善累功以至有天下而其言不過曰庶無罪悔而已故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猶是文言之此則其本也庶者不敢定之辭

集傳疑郊祀之後受釐頒胙所用受釐頒胙恐未必有詩胡氏纂疏引段氏昌武說郊祀后稷樂歌已見於頌郊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耳案疏以此爲周公詩然豈獨此詩集傳於文王三篇既云周公戒成王又於棫樸篇後云自此至假樂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其說爲是葢正大雅諸詩自召公三篇外大抵周公陳之於朝

以爲後王告者
朱子移舊第四章之首實覃實訏二句屬之三章之末其言去呱訏路音韻諧協一也呱聲載路文勢通貫二也全詩八章皆以十句八句相閒爲次三也二章以後七章以前每章之首皆有誕字四也所云並至當不易於此猶堅執舊本以爲古非所謂實事求是之學矣

行葦

此詩後序黃氏謂中庸言盡己性而後盡人性盡人性而後盡物性孟子亦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定序也今如行葦之序是仁及草木而後能睦族敬老豈不紊其序乎得之然原序之所以失尤不出辯說所謂昧於比興之體音韻之節蓋誤

以教彼行葦四句自爲一章解作實事故也自集傳呂記定爲兄弟之興而其失自著矣

忠厚二字無所不貫今專以燕族言之者周道親親故語忠厚者亦莫大乎親親若必兼養老言之則遺漏反多矣

箋周之先王將養老先與羣臣行射禮以射爲養老設則是大射王氏肅以爲養老燕射竝於族燕之禮晝爲兩事呂氏斷爲成周燕宗族兄弟之詩云儀禮燕射如鄉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算爵獻酬尙多言酌大斗祈黃耇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易爲卽蒙上兄弟而言前後始通貫而於禮文亦一一相符

集傳以爲祭畢詩顧氏學詩謂朱子疑於曾孫之稱耳案射義

貍首詩曰曾孫侯氏考工記祭侯辭曰詒女曾孫非獨祭時之稱矣此詩之射乃因燕而射燕射記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是也至於大射則因祭而射因射而燕今詩無祭事自當以王肅燕射之說爲主葢詩是族燕其授几緝御酌斗祈耇文王世子所謂公與父兄齒也與養老無涉辨析覈矣

天親之愛莫可名狀詩人只以戚戚二字盡之又以物之初生天機呈露見者爲之心惻不忍毀折爲興而固結莫解之情宛然在目矣周家之燕樂兄弟先有此至情爲之本而全詩之隆文由之出所以爲忠厚

莫遠具爾箋以爾爲進之王與族人燕兄弟之親無遠無近俱揖而進之準燕禮爲說漢書文三王傳谷永疏引此二句顏注

言王之族親情無疏遠皆昵近也俱通然集傳莫猶勿也呂引陳氏說兄弟不可相遠似尤得本指

傳斝爵也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箋用殷爵者尊兄弟疏各爲之釋其申傳以洗奠一物作者更變其文耳甚明諸家竝從傳是也

箋以大射爲將養老而設擇其射之多中而敬者以爲養老時之賓若族燕而射則老者在席王自與兄弟之少壯者及異姓之賓以射也兄弟之少壯者卽前之肆筵以待者是異姓之賓卽前之獻且奠斝者是賓位定矣不待序序者序其中之多少容節之比禮樂否也顧氏謂文王世子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方氏慤曰君於同姓無賓之之禮故族燕之賓

異姓據此則賓者乃異姓而非父兄也最確夫賓而曰序則賓亦多人矣詩言賓之序而同姓之序亦因以見葢先王造就宗支之深意即寓於其中忠厚之作用又如此　方氏以舍矢既均爲每耦四矢皆發

方氏曰王與族燕雖以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而王與父兄齒如先王先公實式臨之故稱曾孫解曾孫字確不然何以不曰君子邪凡爲曾孫之稱皆當作是解矣顧氏曰膳宰爲主人而詩曰曾孫維主者禮記義疏云射後三獻禮成而賓出故曰異姓至讓而止同姓則成之異姓出則無賓無賓則亦不用膳宰爲主人而君自爲主也解主字確族燕之異於它燕在此

此言成王則全詩皆言成王矣序云周家忠厚者成王道有所

承詩蓋卽當今以該文武此序之善言詩也箋釋愛物行射俱
云先王而於養老直云成王承先王之法度疏以爲欲明先王
皆然是矣疏又謂此先王指文武以其行天子禮故也若大王
王季追王耳不能用天子法甚明大王王季且然況前此乎若
兩漢諸儒引此類以爲公劉實事蓋三家詩以篇次生民之後
附會爲此說如其義亦所謂煦煦之仁矣曾公劉而有是耶
以祈黃耇當如集傳爲頌禱之辭蒙上授几設席言王於兄弟
之老者則祝其黃耇台背而長引翼我以善道也方氏謂父兄
子弟所望於主人者戚戚之仁曾孫所望於父兄者引翼之義
是已以引以翼三句當如呂氏說夫以曾孫之登壽考介景福
有賴於父兄之引翼則其愛敬之心有非語言所能盡者矣同

一兄弟也於少壯見裁成之道於長老見則效之誠忠厚於是乎至

此詩分章毛七章二章章二句五章章四句鄭八章章四句集傳具言其失更定爲四章章八句當矣陳氏啟源所云三百篇中同韻異章同章異韻者甚多又謂詩之興體無定非平情之論也

既醉

首序曰大平是也後序所云辯說嚴氏皆非之嚴氏所謂此詩成王祭畢而燕羣臣也大平無事而後君臣可以燕飲相樂故曰大平也此乃詩義抑其假公尸之語以牖王心周公之效忠無微不至方氏得其深矣

介爾景福以福言介爾昭明以德言德者致福之本故於此加詳焉繼以昭明有融高朗令終祝其緝熙光明所以寓規於頌者至矣

疏以令終屬五福之考終命嚴氏謂此非臣子祝君之辭首二章方祝君以萬年不應三章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因為之說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始明終昏者多矣故又祝其高明而善終也過而後改迷而後復不若有始有卒之盡善故祝其善終而又欲其有始如大甲有終而無始不得為全善矣成王以幼沖嗣服欲善其終當謹其始乃始終如一也此章得嚴氏發明周公教幼君之衷若揭

方氏謂羣臣所祝至高朗令終而止矣餘有非羣臣所敢言者

故假於公尸以出之欲女士之觀刑則身教不可不謹矣欲孫子之象賢則作則不可不先矣（以上方解孝思不匱仍集傳義今微有不同）且是皆天之所爲也克享天心亦惟王之昭明高朗而已王季大任維德之行文考所以篤生也先王先公奕世載德徽音所以常嗣也雖善頌善禱而規勉之意已具於其中其精義爲從來所未及

傳公尸天子以卿（今本注疏有言諸侯也句衍）疏中以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不以公避嫌云云因謂卿六命出封則爲侯伯故得以公言其說是也箋謂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恐非避嫌之義矣又公羊何注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而曲禮疏謂天子諸

侯祭祖取孫列之卿大夫爲之觀左傳齊嘗大公之廟麻嬰爲尸麻嬰蓋亦慶氏族爲大夫者其事適合呂氏謂周之追王止於大王則宗廟之祭尸之尊者乃公尸何氏古義謂是后稷之尸未若傳之有據何氏焯以爲公尸先公之尸皇尸先王之尸言公尸者舉遠以該近案楚茨皇尸載起傳皇大也箋皇君也祭統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又道之以禮以奉三重而薦諸皇尸注皇君也言君尸者尊之而禮經特牲少牢凡祝辭皆稱皇尸知皇尸爲崇奉而公尸爲指實皇尸上下可通稱而公尸惟天子得稱也

四章正言祭事靜嘉誠之見於物也酒殽已於燕言之此但舉籩豆而粢盛牲牢從可見矣又傳曰道之徧至箋曰政平氣和

所致陳氏曰傳所謂馨香無讒慝之意蓋如此而後眞得爲靜嘉也羣臣在朝則共亮天功入廟則同承神貺故直謂之朋友助祭之威儀肅雝顯相是主祭之威儀天子穆穆是二句似以朋友言而實歸重於君子衛北宮文子引此而云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以教訓申攝字可見也王氏述聞謂攝卽佐也左傳引此詩杜注攝佐也

籩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皆君子之人有孝子之行案前後君子皆指成王不應於此獨指成王之臣且詩自此章以下乃羣臣推言神意以頌君子不應以孝子自居下文孝子不匱之云豈臣下所克受乎集傳曰孝子主人之嗣子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君子仍指王於禮亦有據但於時事未合且嗣子亦

未易當此辭也嚴氏謂威儀甚得其宜者此言成王有孝子之行也祭義說祭祀奉承薦進之容貌皆以孝子言之蓋因其容貌之形見知其孝敬之深厚即此詩意也得之惟孔時有孝子即謂成王故下繼言孝子不匱祭統曰大孝不匱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此則所該甚廣不專以祭言凡繼志述事持盈保泰之道皆在其中陳氏啟源欲易嚴語云羣臣之威儀甚得其宜由君子有孝行以先之非是

周語晉叔向稱單靖公引此章而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壹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傳故本之以壹爲廣也王氏肅謂善道施於室家而廣及天下案類傳訓善即不匱則其類維何一語原該廣裕民人之意叔向蓋合上句見有此義然詩辭乃約

而近之非推而放之天承錫君子以善者固廣及於天下民人而本原之地則在誠意正心以脩身而齊其家也集傳壼言深遠而嚴肅當卽內則辨外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之謂此以晝之在朝在寢言姜氏廣義謂深宮嚴密之地天命之凝承祖宗之繼述子孫之孕毓皆在於是善則和氣致祥不善則沴氣致戾國祚脩短之機也此文王所以雝雝在宮無射亦保與此以夜之在宮言詩辭葢兼之輔氏謂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既誤會集傳之意而陳氏又輒援趙高愚二世事相詆尤妄　叔向又曰萬年也者令聞不忘之謂也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又謂單子必有章畢蕃育之祚據其言祚胤二字原不平鋪長子女福祚至於子孫亦遞言之故外傳專釋胤而

詩下章亦只舉肴爲問疏以此章舉其目下因分說之未允

釐爾女士則從以孫子矣欲得賢子孫非女士不能然有天命

焉故須而願之其道亦在昭明孝德而已

大雅之作葢在成王卽位未久之年於此詩有兩證焉一證以

令終有俶如上嚴氏所釋是已一證以釐爾女士從以孫子葢

宗廟之祭天子與后各四獻禮亦重矣如楚茨再言君婦可見

詩於卒章始及釐爾女士詳其言非未昏亦必去昏時不遠也

周公旣抗世子法於伯禽復於周官嚴內外之辨而深宮幽隱

之地存乎王之心有敬畏故旣云室家之壼又云女士皆推言

神意以感動之疏謂成王之妃書傳無文然周公之爲王擇娶

賢妃者必有道矣

鳧鷖

繹祭有正用之詩周頌絲衣是繹祭自有詩則序說不可易且其說歸之太平君子能持盈守成其義最淵永可見神祇祖考安樂假饗都是不易承當之事其爲人主儆戒者至微也鄭氏旣云君子斥成王又云言君子者太平之時則皆然非獨成王深得聖人垂訓之意矣

成王遭家多難至是而太平有象故於繹祭言誠敬無巳之情如此庶幾爲善終者如始而祭能受福也蓋惟持盈守成故能得祖考之安樂又惟得祖考之安樂愈宜無怠持盈守成亦因事以爲戒此詩事近頌體近小雅而卒列於大雅以此

詩陳宗廟繹祭序兼言神祇疏申傳以爲推心事神其致一也

能事宗廟則亦能事天地允矣箋分首章宗廟二章四方萬物三章天地四章山川社稷卒章七祀歐陽氏斷以強爲分別皆臆說此是定論

傳太平則萬物盛多疏謂萬物衆多莫不得所義亦廣大歐陽氏以水鳥在水中及水旁爲得其所是也謂公尸和樂如之未若傳疏之善詩之言鳧鷖是舉一以見其餘下云公尸來燕來寧乃真盛世氣象

絲衣云自羊徂牛鼐鼎及鼒正言繹事詩第云酒清殽馨卽上篇陳氏云傳所謂馨香無讒慝之意惟其德不惟其物也又酒殽皆言爾則是詩人述王燕其公尸之辭非王之爲是辭以燕公尸也

彙纂曰毛鄭以成王誠敬燕尸爲神所悅故貺之福祿朱子則以公尸燕飲而受其福祿考詩凡言祭皆美主祭之誠敬而獲福祿無歸神貺於公尸者謹案集傳末見公尸受福祿之文輔氏有曰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然則致誤者輔氏也傳宗尊也謂公尸來爲孝子尊不謂公尸之來尊孝子李氏所云來居尊位是也箋云有尊主人意王氏肅云尊敬孝子失其義矣

既燕于宗疏謂來燕於宗廟集傳呂記同其細別則范氏詩瀋謂是宗廟之西堂詩辭自舉其大名范說正與疏相發也　箋釋既爲盡宗爲社宗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案鄭本以此章燕社稷山川之尸於此句又專言社本謂成王之燕公尸

於此忽攙入臣民之祭燕舛矣

傳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疏以爲不敢更復望福是所謂能持盈也方氏謂必無有後艱福祿乃有終燕樂之時而預及此俾君臣上下長幼親疏莫不惕然自循省案篇終矣仍歸之於持盈保泰益見序說之確

張氏次仲以此詩格調略似小雅首章已盡其意下四句乃反覆詠歎之知此可無附會之失

假樂

序嘉成王姜氏廣義謂成王之守成而致太平者其實功實政皆於此篇發之序嘉成王見成王之賢備見於是也而東萊謂既嘉之又規之亦無不寓其中當矣集傳疑此卽公尸之所以

荅鳧鷖者輔氏謂集傳以大雅行葦至此篇爲受釐之辭然假樂亦有戒意故不敢斷然以爲公尸荅鳧鷖之作但爲疑辭於首章之末而又取東萊之說於篇終也顧氏學詩謂序義無可更以爲荅鳧鷖未敢信也案詩指昭然固當以序說爲斷

成王至是知脩德法祖任賢矣故嘉之所謂將順其美也而位乎天德非易居惟慮其勤始而怠終故辭則嘉之意實規之此卽無逸洛誥立政之意而約言之者也

首四句盡全詩之指顧氏謂先提其綱下分承之是也

傳宜君王天下君王連文而以天下言是指成王箋見文承子孫下而曲禮適有天子穆穆諸侯皇皇之文遂以穆穆宜王爲天子皇皇宜君爲諸侯嚴氏謂穆穆皇皇與抑抑秩秩一體率

由舊章與率由羣匹相對皆言成王也甚當蘇氏以箋義未安又以不愆二句屬之子孫謂子孫遵成王之法夫穆穆皇皇以下皆君子顯顯令德之實似不當歸諸子孫集傳幷下二章皆爲稱願子孫之辭錢氏謂稱頌之辭不應略於王而詳於後蒙案如集傳說失之太易恐非大雅莊重之體

箋以舊章爲周公之法度范氏詩瀋謂舊章卽文謨武烈不愆不忘卽紹庭繼序蓋成王守成致治之本也范說固嚴然論舊章之實當兼箋義周道至文武無以加矣周公復爲斟酌損益以與時變通詳孟子所述仰思待旦可見是皆循之則治違之則亂成王能率由所以爲盡善漢文之謙讓未遑難以同年而語也

箋天下皆樂仰之無有怨惡義與下句別出集傳謂無私怨惡以任衆賢不可易矣嚴氏亦曰不愆不忘爲率由舊章言之也無怨無惡爲率由羣匹言之也

箋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耦己之心疏以爲舉事允當與己志合是已羣匹兔罝所謂好仇此羣匹非周召呂畢諸聖賢即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者也蓋有治人無治法惟信任文武舊人而後文武舊章得有實德以及民故率而由之直與舊章等洛誥之告王也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欲其無怨惡也曰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欲其率由舊章也曰惟以在周工往新邑欲其率由羣匹也成王之令德克紹文武爲有周明明后者莫大乎是將順其美所以勖其圖終

故於卒章云不解于位焉

詩言不愆不忘二句先以穆穆皇皇言無怨無惡二句先以威儀德音總之一威儀也但穆穆皇皇渾言其氣象威儀德音則析言其德容耳此大學九經所謂脩身又法祖任賢之本書載成王之顧命曰思夫人自亂于威儀金氏通鑑前編以爲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舉一身之則而言也劉子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此言葢有自來周家士大夫葢相傳以爲立身之本也又述呂氏云斯言也葢成王至親至切之學得之周公者論極精粹取以證此益見詩之立言非苟然矣

受福二句顧氏曰言能循舊法而任羣賢所以坐受無疆之福

以握持天下之樞要故曰四方之綱也善矣但循舊法任羣賢必先能敬其身四方之綱最重若紀綱散亂則政令不行而萬事莫得其序欲求福祿不得矣然其道無他亦曰敬其身以法祖任賢而已

集傳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又云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以不解于位專歸之成王允矣但維欲其字蒙上媚字說詳經文似無此意語類謂末章即承上章之意故上章云四方之綱而下章即繼之曰之綱之紀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爲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尤善此又究其極而言必至於盡其君職始終如一而後爲眞能安民也

呂氏所謂方嘉之又規之是已

箋以燕爲燕飲蘇氏易訓以安嚴氏亦曰猶燕及皇天其義則嚴所謂羣臣與國同休是安及羣臣錢氏詩學謂不惟君受其福臣亦共享其安得之箋又以羣臣不解於職位民所以休息夫論民之休息君勞臣固不得獨逸然詩以成王爲主之綱之紀四句結首章之立人也不解于位二句結首章之宜民也則不解于位當謂成王明矣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又規之以不解必之綱之紀而後燕及朋友必不解于位而後民之攸塈古人所以稱爲君難也

傳箋以來皆四章章六句集傳呂記同其六章章四句自陳氏始嚴氏戴氏從之黃氏日抄以爲文義甚順胡氏後箋據中庸

全引首章六句明古本當爲四章章六句信矣蒙案卒章紀友與下士子位墍爲韻若改屬五章義雖是而韻則非詩之章句當兼音韻以斷大抵此詩文法錯綜變化二章之首蒙上章立言三章之末又順以起下章也

公劉

序成王將涖政召康公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此與周公之陳七月同意皆欲其法祖以勤民則驕淫可無萌矣篤字全詩之綱

此詩首章傳箋雖信得呂氏正之不可易矣或以詩明云爰方啟行又有于豳斯館豳居允荒之語卽遷豳實事夫詩之爲遷固不待言然文之遷豐武之遷鎬雖近在封內皆正言遷地此

固不足爲難也
迺場迺疆舊說皆謂田畔以遷時勸於民事如此則未遷之先可知且場疆者積倉餱糧所自出也固不可略蘇氏謂外則治其疆場何氏古義又謂以邊境言非指田失其義矣
迺場迺疆四句藏富於民也弓矢斯張三句有備無患也而公劉之厚民尤於思輯用光見之惟篤故能思是思也原於未遷之先而貫於豳居允荒芮鞫之卽之後茲其所以光大姬宗也後世人主孰不欲振興國勢而思在安民者鮮其果能振興乎哉
既順迺宣之宣傳但云徧也箋以使之時耕則涉五章王肅申傳以廬井則涉三章蘇氏陳氏釋爲導嚴氏本之謂宣導在下

之情欲人人皆得其所顧氏又釋爲布謂知其情之咸順乃布告以定都之事較善然詳此詩句法言既又言迺者三既登迺依謂羣臣也既景迺岡謂公劉也此順蒙上兩既字亦爲民之順則迺宣亦謂從遷之民明矣集傳用傳義申之曰宣徧也言居之徧也謂民情既安順迺散居斯原之徧也故得所而無永歎於事理最合　語類時舉問二章說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四章方說居邑之成不知未成居邑時何以得民居之繁庶也曰公劉始於草創而人從之者已若是其盛是以居邑由是而成也此條合卒章集傳可見朱子之指輔氏謂此章前五句言相土而居以後事後五句言相土以居初時事似非朱子意

何以舟之三句集傳呂記爲長箋謂民進之非是民閒何以有

此物且豈受八饋獻時邪
疏云上巳升巘觀之是登高以臨下此往百泉之閒自下而望高前既升巘今復陟岡反覆審觀之而顧氏又謂溥原廣闊而百泉包絡之非迴環周覽不能審也故雖上下相度又必御舟以逝而原之四周並得親臨諦視焉南岡卽巘之南岡京卽原之高大者也下觀既偏乃復上觀陟南岡而觀于京其向背之形拱峙之勢始未觀而今乃觀也始之降原視其腹裏繼之瞻原周其郛郭始之陟巘從北望南以攬其大凡繼之陟岡從南望北以正其方向得此疏釋乃見經文之精密安溪李氏謂是更申上意於義短矣
姚氏詩經說處處者民處所恆處之埊二畝半在邑中者也廬

旅者耕時暫處之廬二畝半在田者也廬者不成平室也故道路所頓曰廬諒闇曰廬中田之居曰廬旅衆也言處耕衆也公劉之詩言在邑在田皆有安居述農夫之事略與七月相表裏所以作豳而肇王業者也案傳廬寄也說文廬寄也秋冬去春夏居亦此意箋乃誤耳傳直言曰言論難曰語亦與箋施教令不同四句皆言民之安居樂業四章方及營造燕飲見公劉之先民後己所以爲篤民也太王之遷豳卽公劉家法陳氏疏謂古者處農就田野言言語語皆謂田野事也廣雅言言語語喜也葢本三家義其解正與姚合

四章傳謂公劉於羣臣箋謂羣臣於公劉案詩前後竝陳公劉事於此獨言羣臣尊公劉何也且自臣言之爲尊君自君言之

即爲自尊曾篤厚如公劉而出此乎必依傳說方見筵几登依禮之優也執豕酌匏物之儉也食飲君宗仁義交至也孫毓以箋義爲長非定評矣

傳曹羣也箋乃適其牧羣搏豕於牢中疏云謂牧豕之羣處察上句猶寬言之下句乃切言之非複也

君之宗之公劉爲之君爲之宗也句法與飲之食之一例傳與朱呂所同也鄭嚴以爲羣臣君之尊之恐非　語類以呂氏爲之立君立宗之說未是只是公劉自爲羣臣之君宗此章言其一時燕饗恐未說及立宗事然猶附呂說於後者陸氏詩學以爲有關立國規模故集傳仍引之允矣

既溥既長四句箋疏詳盡蓋於南北之長東西之廣既爲測日

景以定其經界乃復陟山之脊以相陰陽而觀流泉也是旣景迺岡一句乃上下之樞紐箋觀相其陰陽寒煖所宜流泉浸潤所及皆爲利民富國疏謂相寒煖視浸潤欲民擇所宜而種之逐浸潤而耕之是巳

三單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單者無羨卒也疏謂通取羨卒始滿三軍案三單之爲三軍固無疑至以爲通取羨卒則未安錢氏詩學云三單者其軍從公劉遷豳者也周禮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羨者副丁也公劉遷豳當具三軍以行而謂之三單單之爲言隻也計必留羨丁守其故土非一時空國俱行也竊以此說勝鄭軍無定制可隨時減增以公劉之篤民諒無苛派於民之事也

語類時舉問徹田爲糧曰徹通也是横渠說以孟子考之只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又公羊云公田不治則非民私田不治則非吏似又與横渠說不同葢未必是計畝而分也案集傳義與語孟集注合此條所論乃如此當是晚年說

度其夕陽箋謂夕陽者豳之所處疏以豳國東大山唯梁山耳案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就本山與近山之地言之也豳去梁山甚遠程大昌雍錄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爲奉天縣有梁山必無莫乃見日之理安得稱以夕陽葢山即豳山篇中云巘云岡皆是也何獨於夕陽而疑之蘇氏釋此以爲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葢從遷之民日衆山南原隰未足以容又益以夕陽之田故經於度其隰原之後別

言度其夕陽顯是更端之語非總上之辭集傳呂記並述蘇允
當而嚴氏仍襲疏義殊誤
傳館舍也集傳客舍也錢氏云言公劉初至豳地無室無居其
棲止之地草草猶客舍而已陳氏疏亦云舍者止息之義則未
有家室也下文正言營造都邑之事其釋館字並確宮室都邑
自是厲鍛止基中事然其所爲宮室蓋不能如衞文無論古公
故從略爲變謂於豳地作此宮室殊未分明
集傳以六章又總敘始終其義不易于豳斯館二章于胥斯原
四句是涉取厲鍛三章處處廬旅四章于京斯依所自來止基
則民居公宮之成也迺理以下五章所云是至于芮鞫之即又
有出於度其夕陽之後者矣文勢通貫呂氏從之范氏補傳謂

始言斯館卒言止旅葢以處新甿嚴宗其說案疏已云且有後
來之衆皆須得田然此但可以言止旅迺密兩句若概以爲處
新甿詩何以略於前而詳於後邪
傳遡鄉也疏謂民居以南鄉爲正此葢皇澗縱在兩旁夾之過
澗橫故在北遡之釋字義已得其概兩澗豳地小水名如水經
注所云陵水未必果其遺跡而就經文考之葢過澗較遠於皇
澗可知也
傳芮水厓也鞫究也箋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
一義也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注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
曰汭坜之卽漢書地理志右扶風汧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
阸雍州川也顏注阸讀與鞫同韓詩作芮阸又一義也集傳呂

嚴主後一義此固有據然朱氏右曾謂水厓蓋主過澗而言公劉崎嶇戎狄立國豳谷境必不廣且豳城在涇水東汭水在涇水西詩不言涇豈得越涇而居芮其說有理云主過澗言者始則遡之而已至此芮鞫皆即則亦夾之矣　傳以密爲安箋以止旅爲軍旅之役止於文勢未合蘇氏謂旅衆也其後所居之衆益密乃復即其澗之芮鞫而居之集傳呂記所本義勝傳箋芮鞫蘇本傳箋其本班志者乃後說也

讀公劉詩想見樸茂肫摯渾古敦龐氣象溢於經世理物之閒故六章皆冠以篤也

泂酌

依序純是惟命不于常得民斯得天之意若反言之非以豈弟

之德爲民父母則雖牲牷禮樂粢盛備儀備物天亦有所不饗矣特出之以婉導耳以戒沖主最切召誥所謂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即此義

楊氏雄博士巖公劉扼行潦而濁亂斯清葢三家詩蒙上篇爲說猶行葦繫生民後而亦以爲公劉事也固非蘇氏一云是以君子之於人未嘗有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一云孟子曰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然爲人主戒者莫要於序義人主知畏天而愛民則萬善由是生爲周召固有同心也何以別爲之說呂記載朱子初說主序今集傳惟節去民歸之如父母則皇天親之饗之矣二句意無大異但未言有道德則雖以薄物祭天而天饗詩意似無歸著此詩舍序別無可從

戴記兩引豈弟君子民之父母皆以爲孔子之言孔子閒居言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說得精微表記言凱以强教之弟以說安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說得慤實解經以表記爲正故傳引其文而集傳又引傳

文體亦似小雅而渾厚簡嚴自與小雅有别以序義觀之乃見

卷阿

序求賢用吉士箋疏以篇中君子指賢者諸家所承用辯說謂賢與吉士不得分爲兩等泂酌之豈弟君子方爲成王何此詩遽爲賢人故集傳謂疑公從王游歌於卷阿之上作此爲戒呂氏同之蒙初亦以鄭孔爲是及推說有關乃知此出朱子特識

而呂氏之不苟從也
嚴氏以序之賢指經豈弟君子吉士指經藹藹吉士甚明白易曉而前是無分屬明文者蓋豈弟君子旣即序之賢則事孰大於彌王性者乃舍是而舉及供使令之吉士豈非輕重倒置是愈分配而愈彰其失也依集傳則序原無病
傳伴奐廣大有文章孔氏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伴乎其無涯際案伴猶云寬綽奐猶云有斐所以狀其游娛優游者從容自得之謂所以狀其休息二句平說指王言箋任賢故逸得之
集傳以俾爾彌爾性爲使爾終其壽命本之傳箋固是歆動然卽寓無逸則壽逸則罔壽之意所謂寓規於頌也蓋此與閟宮

俾爾昌而熾同是臣下願其君上之辭而此爲大臣之忠愛若舊說以君子指賢者似太徑遂非立言之體矣

土宇昄章亦孔之厚言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視萬里如咫尺也故曰大明厚謂廣大受命長陳氏曰累世已久恐未盡長對短言疑謂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茀祿爾康福祿攸降履之而安也安溪李氏謂受命久福祿安則必思所以常之故又由所守之重而永念及於天祿之終德者福之本也

君子之非即賢尤於五六章見之五章引翼者引翼王六章上三句亦謂王豈弟君子自當以王言不以賢言上下文勢方協況四方之綱又假樂所以嘉成王者乎

呂氏論孝德之能引翼德善矣集傳亦載之然云成王之左右

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於四有字文勢平列未合集傳所不從案傳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疏謂馮者可以委杖翼者可以輔助馮重於翼故先馮後翼孝者德之本故亦先孝後德俱是賢人之行分之異名耳又謂馮翼是施用之名孝德是成行之稱季氏本亦謂馮翼以賢臣之適於用者言孝德以賢臣之本於心者言蒙謂馮翼卽九經所云大臣孝德卽九經所云賢皆足爲王引翼以文王四臣言之馮如疏附翼如奔走禦侮而孝德則先後也與呂氏專歸之孝德說雖精而義未備也下章上三句則馮翼孝德所以引翼乎王也

顒顒卬卬三句猶假樂所云穆穆皇皇宜君宜王威儀抑抑德

音秩秩但彼以爲嘉此以爲戒且歸重於馮翼孝德之引翼箋云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如玉之圭璋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相副亦以詩辭就王身言蓋見所陳非人臣之度又釋訓云顒顒卬卬君之德也其文可證故耳嚴氏謂詩以成王初涖政而戒之不當過爲稱譽之辭非是

兩章舊說較順然集傳引王曰出征以佐天子爲證矣蓋君子正指王天子之稱則自其分位言之也

呂氏謂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亦傅于天言布散詩辭得兼此意若王氏志長以亦集爰止由野升朝爲始進亦傅于天由庶僚躋師保安溪李氏以鳳凰初集如賢之始至故謂之士始至則

使之其高飛如賢之升用故謂之人升用則命之殊失之鑿案

媚天子媚庶人非有二事實不以內外升降而分亦傅于天總

是求儀之象吉人猶吉士與上章義皆相成若使與命尤不可

強判也

媚者愛也於君爲忠愛於民爲子愛總此至誠惻怛之心人臣

處上下之閒不具是心而能殫厥職者鮮矣若容悅于譽豈眞

能愛其君民哉

朝陽蒙高岡言之吉士猶高岡之鳴鳳君子猶朝陽之梧桐梧

桐挺生而有菶菶萋萋之盛則鳳凰來鳴而有雝雝喈喈之和

矣雝雝喈喈下所謂矢詩遂歌也釋訓所云非詩意

民勞

序召穆公刺厲王箋以篇中所言通是指王於詩大意固不誤然於當日立言之義則失之矣集傳謂同列相戒之辭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得此而序之曲折乃盡嚴氏曰詩言以定我王以爲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以時之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季氏本曰所謂同列者必王所親信之人故末章曰王欲玉女申集傳竝善戴氏又曰民勞雖曰戒厲王然不欲指言故託於王用事之臣錢氏亦曰穆公言在同列實刺厲王也則益周至蒙謂相臣亦有其詭隨之人故假以爲言至論作詩之指詭隨寇虐其斥同列親信之人正以斥同列而無縱式遏其敎戒同列者乃所以敎戒王也然就詩辭觀之渾然不覺亦開同列以自新之路王之得此則必

有以惕然發深省焉蓋詩之爲用如此集傳此解斷不可易此必朱子更定之說爲呂氏初次纂輯所未見使及見之其在所取無疑也

首二句穆公爲民請命先爲巽言以入之康之如何惠中國以綏四方而已王之播行虐政受其害者民也而逢君爲虐者用事之臣也故欲康之其道惟在無縱詭隨一或縱之而天下蒙其荼毒矣

箋釋章首四句蘇氏釋此章精矣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畏天明苟有而不遏其爲惡無所限極也安溪李氏又曰朝政亂而天下喪其樂生之心矣故綏

四方者自國中始朝有詭隨而無良者則外多寇虐而不畏法者縱之者誰乎執政有責焉故欲其柔遠能邇以安我王也蘇與此二說並歸重詭隨蓋無良寇虐亦因地而異且表裏爲奸總是懷私椓喪民生以病國之人而一以詭隨爲逢迎之術于古小人敗壞國家盡此二字傳謂愼小以懲大其見理似未及上所云也

春秋傳載孔子引首章分釋以施之以寬糾之以猛平之以和蓋寬者寛於疲勞之民猛者猛於邪佞之臣夫如是則寬猛得中治天下各循先王之正道遠近說服而王位以安焉能箋謂猶伽疏申以爲順適其實集傳謂順習是也杜氏謂近者各以能進嚴氏謂能其事誤

憯不畏明箋謂曾不畏敬明白之刑罰集傳呂記從藍田呂氏說以為不畏天明案二者皆是也然必不畏於天之明命而後不畏於國之明法則呂義尤允

戎箋訓以女為允然云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則未安集傳謂是同列相戒故云汝雖小子而其所為甚廣大不可不謹此為定說嚴氏以為小子非君臣之辭二詩皆戒責同寮故稱小子是矣

集傳王欲以女為玉而寶愛之固是至云託為王意以相戒則似反置王於事外者案戴氏謂玉女言王將成就女則國於是乎賴安得而不大諫之乎安溪李氏謂王方寶愛於汝而貴用之我其可不竭誠以相規諫乎其說為善蓋蒙上章而式弘

大如顧氏起元所云係天下安危生民休戚以王貴用女故也我安得不大諫正乎女如此乃前後通貫而刺王之意亦見於言辭之表矣

箋惛怓猶讙譁范氏補傳謂慝亂人主義正相戚乃無良之見端也箋又以罔極所行不得中正集傳謂爲惡無窮極之人嚴氏謂無所不至竝勝鄭說是又甚於惛怓矣醜厲傳醜衆厲危之解非是箋易云厲惡引左傳其父爲厲爲證第於醜義未經駁正范氏又謂猶言醜惡得之蓋反常之行爲世所大詬者繾綣傳反覆也集傳呂嚴用蘇氏說小人之固結其君者集疏謂是人行反覆爲惡固著不捨常爲惡行次於醜厲之後以此爲長蓋小人盜竊事權爲惡情狀以次而深而要自其心之無良

始心既無良必至縺綣其事君事執政則一於詭隨其臨民則一於寇虐民勞不得康中國將殘敗而王位亦不安定穆公目擊心傷故言之曲折詳盡如此眞人主用人龜鑑也

憯不句詭隨無良寇虐所同不畏天明故爲民憂民何以憂以作惡於民於是先王之正道敗壞且至於大相反五章義亦相

承

柔遠二句告以先王之正道也無棄二句案荀子疉子並以厲王染於虢公長父榮夷公終之二人者其先祖皆有勤勞於王室爲周世臣故穆公猶有望焉綏所謂誘掖之是也敬愼二句又詔以改過遷善之方戎雖二句復曉以王所委任之重王欲二句則直言今所以作詩之意其有係不紊如此

板

此詩與民勞有別民勞戒同列之用事者而義歸刺王此詩則首末皆以刺王其二章至五章乃戒同列之用事者耳然王也而曰上帝亦不欲斥言之意則謂與前篇類可也反先王正道故下民盡病語其實則所謂出話不然爲猶不遠也出話不然以集傳出言不合理爲直截監誦如厲王豈復有善言哉爲謀不遠以其不知先王正道也案反先王正道有禍之潛伏而未形者有禍之不旋踵而卽發者蓋其不遠亦有深淺之不同厲王之時貪暴已甚民不堪命則不旋踵而卽發者也　箋於次章云此戒語時之大臣而三章至五章蒙之甚明

朱子舊說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其心

既無聖人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方氏亦謂靡聖管管必一時不學無知之小子以聖人之道爲迂拘而不足信如原伯魯不說學秦檜謂論語乃孔子立教之言未必能實實躬行是也蒙案後世凡以先王之道爲不足遵聖賢之訓爲不足法迄乎習俗相沿遂至土崩瓦解而莫可救止者斯言其殷鑒矣箋所謂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是也不能用實於誠信之言言行相違非也詳下文辭輯辭懌王固無所爲誠信之言者姚氏謂民勞之末曰是用大諫是終詩之辭也其宜也板之首章不宜然其三章乃言我言維服自述諫之之意耳左傳及魏志高堂隆傳皆引作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蓋大音泰簡忽略也其說有理然箋本已作大諫且詳左傳魏志其義仍是規諫引

作僞者當是以同音通用未可據以改經也呂記定本於經之章末多載異文而此下皆不然者未經更定也

傳以上帝爲稱王者箋以天亦斥王唯卒章否案韓詩外傳曰悲夫傷哉窮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因引詩上帝二句後漢書李固傳亦引此而曰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竝以上帝指王固是胡氏後箋謂傳特言上帝以稱王者則於詩中天字不爲斥王明矣箋於天之方難云天斥王至敬天之怒又不得不指爲上天不如以首章上帝指君二章以下稱天者皆指上天爲正案政失則民病故上干天和而災異迭見其云方難方蹶方虐方懠即所云怒且渝也

憲憲泄泄妥然爲殘民剝民之政而不思所以善其後也辭輯

辭懌則揆度於民生疾苦之源而實有以惠我師適合乎牖民僩易之理而無待於自立辟矣故洽且莫焉箋知此戒語時之大臣而云辭辟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此爲融徹嚴氏以上下皆切責寮友之言易爲寮友之閒和同商議庶幾合謀幷智可以措民於安然詩之責同列皆以規王所言固王之事也箋義爲是

荀子大略篇 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遂亾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云云言博問也小人之逢君敗國每自是而不肎聽受善言老成所深憂而無如何耳

首二章凡其受病之處與其救病之方具矣此二章又爲同列者反復陳之見所諫之不可不聽以冀君心之一悟焉蓋至老

夫灌灌小子蹻蹻而老臣之隱痛愈深矣

指切時事在五六兩章夸毗民勞之詭隨也威儀卒迷蕩之征爾止也善人載尸監謗也莫惠我師專利也自立辟殺謗者也首章所謂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此其是矣

夸毗同列之事也威儀卒迷則上下皆然蓋以君臣之威儀盡迷亂是已善人所以如尸也天下之患莫甚乎善人懼禍而不敢言由是民隱壅於上聞而大亂以作蔑資爲無財惠爲惠施眀瞻當從傳箋自古國家未有不以民窮財盡致危亾者而其源則自莫我敢葵始安溪李氏謂民疾苦而莫之謀度者以爲當世之大忌然者是以至於流亾無依而莫之收卹蓋得其指

六章言王者之於民順以導之則易逆以禁之則難也攜無曰

益擕之而已無所曰益之者集傳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夫如是則何辟之有民既多辟矣曷不自反以講牖民之道如上文所謂辭輯辭懌葵度而惠我師者而徒自立嚴刑峻法以相爭勝邪爭勝不已不恃德而恃刑至於民窮思逞王將盡失所憑藉亦獨居而可畏矣夫不恤民窮豈不敬天之怒且渝乎況天之鑒觀不爽如是也故卒章以天動之冀其恐懼修省耳

傳箋並以上辟爲僻下辟爲法是也但箋以無自謂所建爲法未免添字之病蘇氏謂方世之治也天下咸聽其上而有一不從故刑足以勝之今天下皆不順雖有刑辟尙何從立之哉說至明切左傳兩引此文皆謂無道之世不可執法以律人此乃

在下處亂世不得已之道以論祁盈之執祁勝鄔臧可耳以論洩治之諫陳靈則不可左傳此類蓋以已見託之孔子不足據信亦非詩正解也

傳與王氏並云价人善人蘇氏云大人集傳云大德之人謂如是乃滿善人之量而足以為藩其實一也箋以為被甲之人謂卿士掌軍事者於義為短本雖作介介亦有大訓也王氏以大師為大眾最當即上惠我師之師六維字以懷德句指王為主王氏曰善人也大眾也大邦也巨室也王所恃以為藩垣屏翰也允矣而四者有序焉蓋厲王時之差可恃為輔者外則大邦內則大宗耳然民者邦本王不懷德大眾積怨至於離叛則變生不測雖有大邦大宗莫能為助故大師先於大邦大宗大眾

重矣非善人無以翊贊王德而惠澤施於民生故价人又先於大師若宗子又侍王懷德之安以安者也故獨次於懷德之後其云維城以宗社攸關而言耳箋以宗子謂王之適子得之王氏蘇氏竝云同姓蓋非左傳晉士蔿引詩而云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謂大子申生也魏志高堂隆傳文帝爲太子耽樂田獵晨出夜還棧潛諫曰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宗子之謂大子有明徵矣范氏補傳謂大子天下之本也亦與箋合詩蓋曰王卽不自爲計獨不爲後嗣計乎若同姓則大宗足包之矣

大學衍義迅雷烈風之厲天之怒也日食星變之類天之渝也天之變異有少失常人君嘗深自戒懼敢爲戲豫馳驅之失邪

古之人主於日食星變之類必減膳徹樂或責己求言凡皆所以示敬也然天道昭明凡人君出入往來之頃優游暇逸之時天之監臨無乎不在又不待變異失常然後當知警也上章言天怒而王不修德將不爲獨夫不止矣而望王之心不能已也終言天之昭明如此王庶幾其知敬而改行也乎集傳盡之其引張子語則爲學者指示顧諟天命之要也然其道一而已